

Rawi Hage



De Niro's Game



德·尼罗的游戏

拉维·哈吉 著 宋嘉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awi Hage



De Niro's Game

德·尼罗的游戏

拉维·哈吉 著 宋嘉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749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尼罗的游戏/(加)哈吉著;宋嘉喆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388-6

I. ①德… II. ①哈…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489 号

RAWI HAGE

DE NIRO'S GAME

Copyright © 2006 by Rawi H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ouse of Anansi Pres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 彭 伦
责任编辑: 吴继珍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德·尼罗的游戏

[加拿大]拉维·哈吉 著 宋嘉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4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75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388-6

定价 26.00

献给我的父母

致中国读者

拉维·哈吉

任何反叛行为，都是对纯真的怀恋，以及对存在本质的追索。

——阿尔贝·加缪

我很荣幸地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德·尼罗的游戏》中的故事发生在黎巴嫩内战时期。我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那时候我年纪尚轻；而我对它的最初印象，就是母亲把我和我的兄弟们藏在桌底。年少的我窥见了毁灭的可能，开始试图理解存在的价值，而这与战争背后的政治与历史因素全然无涉。从此，存在，或曰自我选择的灭亡，成为我写作的核心主题。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难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个问题贯穿全书，若隐若现，但不绝如缕。书中那些卷入战争的人物，在道义无存、法纪不彰之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存在，要么灭亡。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巴撒姆和乔治——在这个难题面前各自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故事的讲述者巴撒姆计划赚到足够的钱，然后离开这个国家；而他的挚友乔治却决定留下，并加入了武装组织。讽刺的是，两人的不同选择最终都将他们推向无从逃遁的注定的死亡。

身为作者，我时时感到，小说的写作其实就是创造多重的选择。文学绝无可能搭建出道德的基础，它只提供多种可能性；文学试图表现这些可能性——无论它们如何严酷、暴烈——并藉此将人的自我从教条

的束缚和命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本小说中的人们，无论面临何等的危难与变故，总还没有失去抉择的可能。在小说里，你接二连三遭遇灭亡和终结：父母亲友相继死去、祖国倾覆、信仰崩塌，直到最后道德沦丧。当崩塌的信仰和缺失的信念迟迟无法重建，书中的人们只得退守各自的主观世界，一如存在主义哲人。他们拿起武器，争斗、偷盗、杀戮、反叛，因为周遭的一切都已崩坏，他们只能独力面对人类的命运和必然的灭亡。

宽应为一万肘。

——《旧约·以西结书》

这火焰，从不消歇，永不止息，

你又如何能够逃脱？

——赫拉克利特

我的手、我的双手无比肮脏；

这双手伸进便溺和血水，自指至肘都沾满污秽。

——萨特

目 录

第一部 罗马	1
第二部 贝鲁特	73
第三部 巴黎	175

第一部 罗 马

一万颗炮弹落在这片土地上。我在等乔治。

一万颗炮弹落在贝鲁特，落在这座拥挤的城市。我躺在一张蓝色的沙发里。沙发上铺着白布，免得它沾上灰，或者被脚踩脏。

该离开这里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妈妈的收音机响着。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它一直都响着，里面的雷特威牌电池像是能用上一万年。这收音机罩在一个廉价的绿色塑料套里，套子上面满是破洞，还模糊地泛着油污，那是妈妈做完饭以后擦上的指印；套子上的尘垢年深日久，嵌满了每个旋钮的隙缝，紧紧黏附住收音机的每一条边沿。但什么都不能阻止法鲁兹那颓靡凄惨的歌声从收音机里飘出来。

我离开不是为了躲避战乱；我只是想逃离那个令人厌恶的歌手法鲁兹。

暑热降临。太阳低低地挂在空中，大地被它灼得滚烫，家里的房子，连带顶楼都在它的炙烤之下。我家白色的窗户下那条狭窄的街道

上，基督徒养的猫旁若无人地闲逛，它们从不会在胸前画十字，更不会在身着黑衣的神父面前虔敬地跪倒。街两边都停着汽车，有些车斜靠上旁边的人行道，堵住了困倦愁闷的行人的去路。他们疲倦的双脚、拉长的脸庞，他们沉重的步伐、惨淡艰辛的生活，都好像在无声地谴责美国在这里造下的罪孽。

酷热难耐，炮弹落下。痞子上蹿下跳：他们硬挤进领救济面包的长队，抢走病弱者手中的口粮，威吓面包师傅给他们赊欠，还对他的女儿动手动脚。痞子是从不甘心排队的。

乔治按了一下喇叭。

一阵冒着白汽的黑烟扑向窗口，突突的震响声也涌入房间。我奔下楼梯，一路上嘀咕着对法鲁兹的诅咒——那个无病呻吟的歌手，就是她把我的生活变成了人间地狱。

我妈正好从顶楼走下来，拎着两只水桶。她刚去邻居家的蓄水池偷了些水。

“没水了，”她说，“每天才来两个小时水。”

像往常一样，她又唠叨起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吃。我向她摆了摆手，径自下楼去了。

我爬上乔治的摩托车，坐上他身后的座位。我们穿行在市区的干道上——就在这里，以前沙特的外交官公然招来法国妓女玩乐；希腊人曾经当街而舞；入侵的罗马人曾经沿街长驱直入；波斯人坐在路边磨他们的刀剑；马穆鲁克人偷走居民家里的食物；十字军犯下生吃人肉的罪行；还有，土耳其人曾经把我的外婆买去为奴。

战争是为那些痞子的利益。摩托车是给痞子用的，同时还属于我们这样的长发少年：我们的腰里别着枪，油箱里灌满偷来的汽油，整天

晃来荡去。

我们来到海岸边，在一座桥的斜坡上停下车。乔治对我说：“我碰到件麻烦事。”

“说来听听。”我说。

“有个家伙，名字好像叫查菲克·阿尔-阿兹拉克，总把他那辆破车停在我的娜碧拉姨妈家楼下，车都开走了还要把车位占住。我把他占地盘的两个柱子搬走了，好让我姨妈把车停进来。然后我就和她上楼喝咖啡去了。这个查菲克就来敲我姨妈家的门，叫她把车挪走；他说这是他的位置。我姨妈告诉他，这本来就是公用车位；他就用恶毒的话骂她；她也火了，和他吵了起来。最后我拔出枪，把枪管贴在他脸上，一脚把他踹到门外去。他直接逃跑了，可是到了楼下，嘴里又开始骂我。我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你说是不是，你这个不吱声的家伙？”

我静静地听着，最后点了点头。于是我们跳上车，风驰电掣而去，浑然不理到处落下的枪弹。一路上，摩托车轰鸣着融进军营里传出的口号声，隐入一千台收音机同时播送的胜利消息。一路上，我们瞪眼注视着女兵们的短裙，目光扫过女学生们的大腿。我们两个，一样的鬻发阿拉伯少年，淫邪好色，游手好闲，口臭熏人，衬衫敞着，袖子里卷着万宝路烟盒，穿着美国产的长牛仔裤，从不上学，一会儿讨吃讨喝，一会儿偷鸡摸狗，嘴上说自己是虚无主义的信徒，但却一向凶神恶煞，枪不离身。

“晚上我来接你。会稍微晚一点儿。”乔治在我家门口放下我，然后骑着摩托径自离去。

差不多半夜了。整个街区回荡起乔治的摩托车引擎声，我走下楼去。狭窄的街道上，男人们聚在一起看电视里的周五午夜埃及电影。

他们站在小凉台上抽烟，大口喝下冰镇啤酒和蒸馏葡萄酒，砸开还泛青的新鲜杏仁，用他们肮脏的黄指甲把美国产的香烟捻灭在富有黎巴嫩民族特色的烟灰缸里。在他们家老式的土耳其浴缸中，他们贫困的妻子正小心翼翼地从小塑料桶里倒出水来，精打细算地冲着她们褐色的肌肤，冲走身上的灰尘、异味，还有果仁千层酥般厚的污垢，仿佛也想洗去早晨她们手握咖啡杯与邻里恶毒的说长道短；洗脱丈夫带给她们的贫困；涤净她们没剃过的腋下渗出的汗水。她们一丝不苟地冲洗着身体，一如那些躲藏在小巧的欧洲产汽车下面、认真细致地舔着爪子的基督徒养的猫。油箱里漏出几滴量产汽油——那些受尽剥削的尼日利亚工人，潜进这片禽兽横行的大地底下，越过那些啃啮着被工厂的毒烟和贪婪的白人工程师一并摧残窒闷而死的大树根结的虫豸，历尽艰辛才挖出的石油。那些懒散的猫在没洗过的汽车底下逡巡驻足，观看着来往匆匆的意大利皮鞋、纤长的细高跟、塑料沙滩鞋、涂着彩绘指甲的脚、砰砰落地的沉重的光脚板，五颜六色的磨损了的裤边，还有秀色可餐的、赤裸的脚踝——有朝一日，某双粗笨的手会捧起这双脚踝，摩挲，逗弄，顺势一路向上，滑进一片潮暖的溷湿，让那里悄然浸润出混合着鳗鲡、虹鳟和玫瑰香水气息的涓流。

我们开足马力，一路奔向乔治的姨妈家。到了那儿，乔治说，“那就是查菲克·阿尔-阿兹拉克的车。”说完他拔出枪。我开动油门，摩托车轰响起来。乔治用枪指向车胎，把它们一个个都打瘪；他再稍稍抬起手，把车灯、车门、门上的彩色玻璃，还有车里的座椅统统打烂——他自己在车门玻璃上的映像也一并支离破碎。他开枪的时候，面容冷静如常；他从容地绕着汽车踱步，步伐轻松犹如舞步，然后停下、举枪、瞄准。金属车身在尖锐利落的枪弹轰击下悄悄扭曲变形，表面现出一个个细小的破洞。这毁灭性的报复，进行得如此闲适，宛若游戏。我喜欢这

感觉。

复仇过后，我们逃离了现场。我开着摩托车穿行在静谧沉睡的居民区，一扇又一扇木制的房门从身边掠过，向前延展仿佛没有尽头；我感觉到乔治手中的枪随着摩托车的颠簸一次次在我的脊背上拂过。我们开出居民区，来到没有遮挡的空旷大路，两人的棉布衬衫都敞开着，开怀接纳迎面而来的劲风，听任它调戏我们裸露的皮肤，留在我们的耳膜上忸怩不去。我不顾一切地又加快了速度。风开始抚摸我的眼睛，又钻进鼻孔，然后充满了肺叶。我们穿过一条条街道。街边的路灯被打碎了，两旁的墙上布满枪眼。灰土飞扬、了无人迹的人行道上斑斑驳驳地沾满已经凝结发黑的血迹。我驾着车，感到周身的热血涌动着狂野的渴望；呼吸畅快，心胸如大病初愈般清爽澄明。身后传来乔治粗重的喘息声，他就好像是一条刚在撕咬中取胜的疯狗，喉间得意地发出悚人的怪笑声。

“鸡尾酒！”他在我的耳边咆哮，“我们去干一杯鸡尾酒吧！”我猛力拧转车头，如同披靡的蒙古骑兵那般英勇；摩托车的后轮在原地硬生生地转向，几颗小石子被碾得粉碎，一阵尘雾勃然腾起；我调好方向，开足马力往这个城市的另一端驰去——在亚美尼亚人聚居的街区，酒吧通宵营业，去那里可以远离那些凌虐我外婆的土耳其人住过的地方。我们路过“露西”电影院，看到那里大银幕前围聚着手淫成瘾的年轻小伙子，看到大银幕上映出的场景：大胸脯的美国女人被阳具粗大、装扮成牛仔的男人手忙脚乱地干得正欢，——有时会换成一个中学教师模样的家伙，留着七十年代的阿福罗圆蓬头——狂放的音乐在伴奏；花里胡哨的泳池边上，身穿白围裙的女侍早把她们的短裙随意丢在台后——管它是导演间的门后，还是摄影师的车座上——然后撩人地扭动着她们那属于开放的七十年代的丰臀，让塑料椅的长靠背在上面勒

下印记，举起小纸伞，正准备给客人端上鸡尾酒。

酒吧里，我和乔治喝着芒果汁调成的鸡尾酒，还有奶酪、蜂蜜和榛果浇顶。

我俩坐在那儿，啜饮杯中的鸡尾酒，舔着手指，赞叹那把枪的悄无声息。

一万颗炮弹的啸叫划破窗外的呼呼风声。我妈妈依旧待在厨房里，抽着细长的白色香烟。她从头到脚黑衣裹身，正为她的父亲——还有我的父亲——服丧。她用煤气炉烧着开水，在砧板上切肉，烟雾喷吐在碎裂的墙壁上，从窗玻璃的破洞里飘出去。就在这儿，就在这间厨房里，前不久落过一颗炮弹，它炸塌了半面墙壁，广阔的蓝天从此一览无余。我们并不想马上把墙重新砌起来，而准备等到冬天，等雨季来临、雨水冲刷掉我们盖在遇难者遗体上的泥土，再去操办这件事情。我的父亲就死在这间厨房里。我妈妈的父亲死在遥远的北部某个地方。

第二天，乔治去看他的姨妈，发现她的车正安稳地停在查菲克·阿尔-阿兹拉克的车位里。

“查菲克今早上门道歉来了，他还说我可以用车位。”乔治的姨妈说，玩弄着她染成红色的头发。娜碧拉姨妈四十五岁上下，在一家银